


大夏书系·新生代教师

# 言說抵抗 沉默

郭初阳课堂实录

郭初阳 著

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# 吉故北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2011年11月



# 言說抵抗 沉默

郭初阳课堂实录

郭初阳 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言说抵抗沉默: 郭初阳课堂实录/郭初阳著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6. 8

ISBN 7-5617-4897-3

I. 言... II. 郭... III. 语文课—教案 (教育)—中学  
IV. G633.30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8676 号

## 言说抵抗沉默

——郭初阳课堂实录

著 者 郭初阳  
策划编辑 吴法源  
文字编辑 张万珠  
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 
责任印制 殷艳红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 
电 话 021-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  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 www.hdsbook.com.cn  
市 场 部 传真 021-62860410 021-62602316  
邮购零售 电话 021-62869887 021-54340188

印 刷 者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87×1092 16 开  
印 张 17  
字 数 200 千字  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 
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次  
印 数 6000  
书 号 ISBN 7-5617-4897-3/G·2845  
定 价 25.0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## 作者简介

郭初阳 1973年生，杭州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。多年来致力于探索一种理想的语文课堂范式——“踏实”与“凌空”的结合，目标是让学生成为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现代公民。

2001年获杭州市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优质课评比一等奖。

2003年获浙江省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优质课评比一等奖。

2005年获全国中小学“个性杯”语文课堂教学大赛特等奖第一名。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大夏书系(现已出版)

◆ 大夏书系·教育随笔(第一辑)

-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1.《不跪着教书》      | 吴非 著  |
| 2.《教育实话》       | 陈桂生 著 |
| 3.《教有所思》       | 李镇西 著 |
| 4.《守望教育》       | 刘铁芳 著 |
| 5.《教育碎思》       | 郑金洲 著 |
| 6.《师道实话》       | 陈桂生 著 |
| 7.《教育的十字路口》    | 张文质 著 |
| 8.《给教师的一百条新建议》 | 郑杰 著  |

◆ 大夏书系·教育随笔(第二辑)

-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1.《坚守讲台》          | 商友敬 著 |
| 2.《玫瑰与教育》         | 窦桂梅 著 |
| 3.《我的教育苦旅》        | 高万祥 著 |
| 4.《做一个书生校长》       | 程红兵 著 |
| 5.《给我一个班,我就心满意足了》 | 薛瑞萍 著 |

◆ 大夏书系·新生代教师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1.《言说抵抗沉默——郭初阳课堂实录》 | 郭初阳 著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
更多图书信息,请浏览: [www.dxjy.com](http://www.dxjy.com) (大夏教育网)

书系策划/吴法源

装帧设计/奇文云海   
[www.qwyh.com](http://www.qwyh.com)




## 预 感

[奥] 里尔克

北岛 译

我像一面旗帜被空旷包围，  
我感到阵阵来风，我必须承受；  
下面的一切还没有动静：  
门轻关，烟囱无声；  
窗不动，尘土还很重。

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。  
我舒展开来又卷缩回去，  
我挣脱自身，独自  
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。



## 序一 我的老师郭初阳

Suncharl

我的语文老师是个 30 多岁的年轻人，名字叫作郭初阳。

一般来说，没有人会叫他郭初阳。课堂上或者在学校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叫他郭老师。放学或者是在他背后所察觉不到的地方，我们就叫他小郭；很多年纪比他大的老师也这样叫他。他喜欢去新浪论坛，尤其是读书论坛——我们猜测是为了斑竹阿啃是他同学而去捧场的缘故。等到他写的文章、上的课出名了之后，网上大家都叫他 gcy1989。我们一直捉摸不透为什么他要取这样一个网名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或者早在 1989 年就在新浪注册了（如果那么早就有新浪的话）；或者他在 1989 年大学毕业——这个理由似乎比较充分，因为他自称已过而立之年——然而也有可能是为了纪念什么之类的，但最终认为可能性比较小——1989 年我爸妈刚结婚，又过了一年我才来到世界上。

他其貌不扬，一年到头都是板寸头；穿着漫不经心，很少穿西服，一般来说是衬衫、牛仔裤或者休闲裤，外加休闲款式的皮鞋。估计是他爱运动，觉得西服穿着束手束脚吧。不过说起来，他很喜欢打乒乓球，而且似乎精于此道。听说他的打法奇特，竟然每球必抽，就像与人对决的士兵一样。

我记得中国有“见其字如见其人”的说法，若是这样，郭初阳的外表得分恐怕又要加速下落：他总是写得一手“漂亮”的“郭体字”，竟然还



要引以为自豪。

郭初阳好书，而且曾经说：“我喜欢一个城市的程度，与这个城市里面好书店的人数成正比。”不过很奇怪的是，郭初阳从来不把新华书店当成好书店，他认为杭州的好书店是枫林晚、晓风、南华（这是个特价书店）——曾经还有“湖边的三联”和一个地下书库，可是都搬迁了，对此郭初阳略有伤心，曾经写文章怀念。说起来，我对此有些不解：新华书店里面书最多，环境又好，为什么不算好书店呢？直到有一天他要我们去买书（应该是林贤治的《鲁迅的最后十年》）的时候，叫我们去枫林晚买，并且不无得意地说：“去买书的时候，报一下我的大名，朱升华就会给你打八折。”显然，他一定和老板是哥们。这个时候有人恍然大悟：他不就是要省几块钱嘛！

他读书没有偏好，好书都能读；这点可以从他买书的方式上略知一二。南华书店的老板说，他那个哪里叫“买书”，他是批发书！据说郭初阳去南华淘便宜货的时候，计量单位是捆！

有些人偏爱一两个作者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听说范美忠极其喜欢鲁迅，有人拿他和林贤治相提并论，我不知道是谁说的，并且没有考证过真伪，然而郭初阳并不偏爱作者，并且不希望我们偏爱作者。他喜欢给我们开书单，不是当作业来开，而是课上了一半，有感而发就指点一两本。好多书名我都已经忘掉了，想必是些不可多得的好书，真是可惜。

郭初阳看的书多，不知道有没有“陶冶他的情操”，但至少改变了 he 上课的套路。他上课的时候，总是上着上着，就说“我突然想到一本书……”或“某某某曾经说过……”。讲这些的时候，他总是要走下讲台，一屁股坐到某个同学的书桌上，右手只伸出食指，向他手指下面的空气敲打，还要时不时地呷口茶，然后走上讲台，用“郭体字”写下作者、书名、出版社之类的东西，再点评，或布置我们去买书写书评之类的，然后才继续上课。所以很经常的，他总是发现四十五分钟，连计划的一半都完成不了。于是他常常抱怨说“不讲了，不讲了，再下去课就上不完

了……”。显然，这句话对于他来说是废话。

我很喜欢听他瞎扯，听他说这说那。再说，郭初阳似乎从来不把课本当回事。开学第一节课，他总是要我们挑整本书里面的好文章，然后他再备课。对于那些矫揉造作的，他一向不屑一顾；可是有一次他竟然上余秋雨的《信客》。我们当时都吓了一跳，以为他变成白发苍苍的“人民教师”了，结果发现，他开始让我们批评余秋雨，说他太矫情……

他一个星期最多上三节课的课文（我们一个星期总共五节语文课），一节他要讲随笔，一节要讲摘抄或者是现代诗；有时甚至连三节都不到，因为他要给我们看电影。而且每次他给我们讲的现代诗、看的电影，全都是出自一些我们所不知的作家、导演之手。现在想起来有些愧疚：我竟然在他讲《豹》之前不知道里尔克。

郭初阳讲他觉得好的东西，并且只讲他觉得好的东西。他曾经给我们讲过一首诗，题目叫作“南山路”，另外附加一首《小蔡，又是一碟》。诗人是郭初阳大学师兄，叫作李驰东。《南山路》是写他们以前一起去喝酒的酒吧的；《小蔡，又是一碟》是写给郭初阳的同学兼好友蔡朝阳也就是阿啃1919的。我们于是猜想必定还有一首诗是写给郭初阳的，并且郭初阳也承认如此，但他并不给我们看，这令我们惋惜；《南山路》和《小蔡，又是一碟》的讲义又似乎已经丢了，更加令人惋惜。

他出书不多，尽管文章写得很好，散文写得很雅致，很淡，结尾的时候略带一丝情感；然而就是不能出书。他似乎只和人合编过一些考试辅导，真是可惜。不过听说他准备出一本课堂实录——因为他以为，许多中学老师上课不思考——这倒是个好消息。

如果一定要以一个比喻来形容他的话，我以为，许多语文老师和他们上的课是墙；郭初阳和他上的语文课是窗，一扇干干净净、透明的窗。

如果这篇文章不幸被他看到了，请大家为我保密，我的名字叫作 Sun-charl。

初三（3）班 Suncharl

2005年5月

## 序二 一个人在途中

——记我的朋友郭初阳

蔡朝阳

我在别文章中，惯性般的，会不断提到郭初阳这个人，好像他是我的影子或者我是他的影子，或者我们互相成为对方的影子。可是我起意要写一篇以他为主题的文章，却费了很大的思忖，以致迟迟不能动笔。

我甚至认为写不了他，因为我们两个太熟悉了，熟悉到如果我是左手，他就是右手；我是中指，他就是食指。我无法将他陌生化、对象化、戏剧化，他就是我的日常生活，就是我的衣食住行、柴米油盐。是的，他就是我的盐。

### 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

恐怕你更愿意看到这样的场面，郭初阳、娄雨奇、周霖超和我，四个人，在1990年代初某几个深夜的文二路上，喝得醉醺醺的，然后将手中的啤酒瓶抛向空中，听它们在路面炸响。昏黄的街灯光将我们几个的身影拉长又变短。

颓废啊，颓废就是当初的印记。我们没有将来，将来是多么不可把握；我们逃离了过去，高考是一个分水岭，更是一只过滤器，过滤了我们蒙昧的岁月。我们就这样奇迹般地被命运崭新地搅和到了一起，相见恨晚，一见如故，似乎这时候才是我们生命的初创时期，我们是上辈子注定的“狐朋狗友”。

我已经记不得究竟是从哪一个学期，什么时候开始的。颓废和叛逆是

一对孪生兄弟，它们在我们身上的表现各不相同而又有迹可循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随波逐流，我们用脚后跟思考，听任自己脑后的反骨决定我们的行为。我们面对现状的态度有两个：第一个是不合作，第二个是嘲讽。其实这只是一个态度，我们跟1968年的法国大学生一样不满现状而不知道究竟想要什么。很久以后我们才开始萌生对生活的理性。这并不迟。

相对而言，郭初阳的理性一直是我们几个中最健全的，他轻易不逃课，能在乏味的课堂上专心读有趣的书，我更愿意坐在大教室里低年级小妹妹的后面，讲不三不四的笑话逗她们开心。

这一切对于我们有着同样的意义，啤酒、摇滚、女孩、书籍。我们从这些人与事之中获得生长。“人不轻狂枉少年”，而轻狂只能是少年的特征。法国总理克雷孟梭说：“一个人30岁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，他的心灵有病；一个人如果30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，他的头脑有病。”

因之我感激郭初阳在文一路边上党校宿舍的那个小小的房间，和他善良宽容的母亲。这是一间自己的看得见风景的屋子，我们从这里开始萌生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思考。陪伴我们的是音乐——达明一派，郭初阳的最爱。因为郭初阳，达明一派成为我们大家的达明一派。我们听崔健、唐朝，从中感受到诗歌的力量。我们有书籍，从文学到思想，从这里出发，抵达郭初阳所谓的“湖边的三联”，以及三联的书库，我们发现了巨大的宝藏。

我同样记不得了，我们怎么会突然喜欢读书思考的。可能这根本便不是一件突发事件，只是埋藏在我们心灵深处而一时没有暴露出来而已。因为跟颓废和轻狂共生的是迷茫，迷茫带来的是对生命本真的思考，我们毕竟不是如凯鲁雅克般垮掉的一代，我们渴望具体地把握我们自己的生活。在那时，这种思考即便仅仅是一些微小的苗头，但意义却无比显著。多年以后我读到康德关于启蒙的描述——“有勇气在任何事物面前运用你的理性”时，我发觉我们在起点上无比接近。

因而这些共同成长的朋友们叫我感恩，我们颓废彷徨醉生梦死，我们情同手足血浓于水。这种情感旁人无法替代，因为它生长在我们生命最深处最本质的地方，是我们的精神和情感的出发点，是我们幼稚的思维的创生期。尽管我们现在有各种不同的生活和思考路径，但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。我想到这一点，心中满怀平静与感激。哦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
## 天 问

郭初阳的大头皮鞋在丈量从文一路到文二路的距离的那四年中，我猜不到他究竟想到了些什么，决定了些什么。在路上，确乎是一个隐喻。接下去，道路从文一路通向翠苑新村；再接下去，道路通向小和山；再接下去，通往大学讲坛；肯定还将通向更多未知的路程。他脑门宽阔，闪闪发光，说实话我不能说那里面就是智慧。倒是他常常开心一笑露出一粒尖利的小虎牙，确透露着某种天真与狡狴，就像动画片里凶猛而善良的一只野兽的锐利长牙，一线闪光自上而下，于是发出“叮”的一声清音。

现在我们有清醒的自我认识，郭初阳经常说，在智力方面，我们只有中人之资，这决定了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事情。这不是废话，而是建立在“认识你自己”的永恒教诲之上。所幸有一点，我们对知识真诚好奇，对未知事物虔诚敬畏。这两者始终引领着我们，就像自由女神，就像塞壬的歌声。我们逐渐在物质化的平面之中、在文艺这迷人的天籁中寻得了方向。对于自身而言，生活不就是这么一种体验么？这不就是生长吗？

郭初阳的阅读和思考一开始就跟我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，或许这根本就是气质上的差异。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，一个唯美主义者，一个神秘主义者。这几个互相矛盾的东西奇妙而和谐地聚合在他身上。比如他喜欢三岛由纪夫，对日本文学的美有着直觉的喜爱。他又是我们之中最早洞悉反乌托邦小说隐喻的人，当我还在纠缠于小说叙事技巧的时候，他首先有了对社会政治敞亮般的洞察。他是一个儒雅的人，热爱生活；一个追求完美

的人，精彩的炫技者；一个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有节制的人，正如论语所言：“子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”

我一直羡慕他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度，他料理自己的心灵，处理内心与现实的冲突，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。我学不来，我对自己的生活一直缺少一个明显的规则，颠来倒去，晃晃悠悠；深一脚浅一脚，高不成低不就。而在随之而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跌入颓废的低谷。那一个春天，我读完苏曼殊，在绍兴校园的桃花树下，给郭初阳寄了一张卡片，写道：“忽闻邻女桃夭歌，南国诗人今若何？蔡二浪迹山阴又一年矣。”至今我仍记得写下这几句话时的放诞自任和忧伤低回。那是1998年吧，网络还没有深刻介入我们的生活，我蜗居绍兴，就像离开了一个场，独自品尝着理想主义的溃败。陆游诗歌多像一句谶语：“此身行作稽山土！”我就要这样把自己掩埋起来。

多年以后，我才会明白这并不是理想主义，这其实只是对现实的不现实的空想，是大学云上的日子的残留。于是全面溃败。

书信是我们那时候交流的主要工具。与我的哀怨自伤不同，郭初阳的片言只语似乎总能给我温暖和力量。那是我跟精神世界的唯一通道。

一次，他写道：“岂有文章惊海内，料无富贵逼人來。”这是对自己的清醒认识，我们或许只能成为自己。又一次，他引沈从文墓志铭：“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，便是回到故乡。”这一次他远游到了凤凰。还有一次，他引的是陆游的诗句：“此身合是诗人未？细雨骑驴入剑门！”这时他在四川。我知道这是对我的一种呼唤，那时候我将自己深深埋藏在物质生活里不愿抬头，实在也是无法自拔。我深切地知道他引用这句诗的意思，因为这句诗我曾经引用来给他，那是1995年暑假，我孤身一人在四川游荡，从成都给他寄过一张卡片，引用的便是这两句。那时候，我天真得不知天高地厚，此身，怎么就不可以是一个诗人？

从杭州到绍兴，区区五十公里。我有许许多多的机会前往杭州，就像他也曾不止一次来到绍兴，在我破败的宿舍里持蟹螯、炒南瓜。只不过杭

州这座城市对我有着特殊的意味，那是青春梦想，是少年轻狂，是难以释怀的最为美好的记忆。那时候，甚至我每一次离开杭州孤身回绍，都不由得悲从中来。因之我那么深爱我们自己的诗人——李驰东的那首《南山路》，因为这好像就是我自己的抒写和歌唱，如此直接地抵达我，就像一颗流弹击中胸膛：

每次进入这座城市  
洒满肉体花瓣的城市，  
我都在躲开你。  
有时一种近乎羞怯的爱如此表达。  
你和我青春的所有梦想有关。  
在记忆中逐渐报废的它们，  
甚至能在大雨之夜把你漂起来。  
我不止一次感到混乱青春的秩序，  
就像我已经踏上通向黑夜的漫长旅程。  
躲开你，  
也许是一颗星。你孤寂的存在  
使你倾向于呼吸和打开，  
接纳那些被露水打湿前额的人。  
我已无需任何光辉，因为你就是光辉。

### 排名不分前后左右忠奸

今年3月崔卫平老师来浙江，我得了一天教诲，晚上检点影响我最大、最让我尊敬的几位女学者，分别是肖雪慧、崔卫平、艾晓明、何清涟、龙应台……

在自己博客上敲完这些字，顺便看郭初阳的博客，不由哑然失笑。他写的，竟然跟我一模一样：“很奇怪，中国我最尊敬的学者，大多是女性：

龙应台、肖雪慧、艾晓明、崔卫平，还有现在不知下落的何清涟。”（郭初阳2006年3月24日博客《让看不见的看见，让听不见的听见》）

这种重合不是偶然，而是，我们有着相同的来路。其实只要检查我们的书架就知道了，我们“吃”的基本上是同一个牌子的“奶粉”。怪不得有学者戏称，书架是一个人的隐私，不能给人家看到。

不过说起书架上的书，在我们这批年龄相仿的朋友中，郭初阳最叫人羡慕。他的大头皮鞋在丈量文一路和文二路距离的时候，顺便就开始扫荡旧书摊了。有几年，文一路的旧书摊非常发达，常可以找到叫人眼红的书籍。余生也晚，待到我们开始获得启蒙，就更晚了，我们错过了20世纪80年代初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。那一段时间出版的书籍，我们多只闻其名不见其书，比如著名的“网格本”和“版画本”。我们获得启蒙以后，便常在图书馆搜寻这些书看，但在我的书架上，一本也没有。郭初阳的书架叫人羡慕的原因，这是其中之一，他在最左上角的一格里，整整齐齐码着许多此类书，尽管不全，对我们这些爱书人而言，已经是了不起的了。所以我的羡慕就不仅仅限于他的书架，还有文一路的旧书摊。

我每次去杭州，会在他书架前站很久。我的藏书不算太少，可是怎么他总会有很多我想找到而不曾见过的书呢？范美忠更夸张，他来绍兴，向我找书，多是我没有的。他便说，算了，去杭州问郭初阳要，他肯定有。有些书，因为出版时我们还没长大，后来就找不到了，比如刘小枫的《诗化哲学》，我只读过电子版，郭初阳有。崔卫平早年写的书——《看不见的声音》，我都没听说过，他有，还找崔老师签了名。

我有时候戏称郭初阳甚至是一个版本学家。他追求完美的性格在买书这件事上表现得“吹毛求疵”，因为他对书的版本非常挑剔，接下去挑剔书的封面，接下去是译笔。他曾经大言不惭地说，他爱一个城市的程度，跟这个城市的书店质量和数量成正比。因此他热爱北京天安门，就不是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，而是因为那里有风入松、国林风、万圣书园、商务印书馆、三联书店……



他爱书店，也爱出版社。大学时代，我们最喜欢的是三联书店、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，或许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。接着，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的时候，我们迷狂地爱上了辽教。现在，我们除了继续爱三联之外，还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、爱新星出版社。

除了上述几位可敬的当代女学者，还有很多人是必须提到的，当我们站在现在的思想水平上，我以感恩的心态提及他们。

李泽厚是我们最初的指路者。他的《美的历程》、《华夏美学》、《美学四讲》，打开了我们的中文系的视野。我们得以从文学的狭小视窗，窥见思想的门径。李泽厚“革命压倒启蒙”、“实用理性”等言说，一定程度上成为我们理解时代和历史的精神密码。1996年，大学毕业前夕，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《李泽厚十年集》，郭初阳买了一套送我，在卷首，他化用顾贞观词句，写了几句话：四年来，深恩负尽，死生师友。我现在还记得拿到书看到这几句话时的莫名感动。现在想来，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。后来，我通过郭初阳拿到了更多的好书，但这套书是我的珍爱。十年了，我一直将之作为经典秘藏。这里面有一个人最私密、最重要的青春记忆。

刘小枫也有着重要影响。《拯救与逍遥》对我们的意义，丝毫不亚于李泽厚的著作。他的绪论《诗人自杀的意义》，一起手便引用加缪的话：“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，那便是自杀。”这叫我目瞪口呆，从而一个崭新的世界向我们开启。因为这种对刘小枫的感情，2004年刘小枫在浙大作连续一周的哲学讲演时，郭初阳每次必到。我因为在绍兴，不方便来去，遂成为一个巨大的遗憾。2001年7月，《拯救与逍遥》由上海三联书店再版了，白色的封面，还精细地包着塑料纸。一天，我从传达室拿到一个郭初阳寄来的包裹，打开看时，正是这本新版的《拯救与逍遥》，惊喜之情，难以言表。

海外的汉学家和华人学者对我们也有着深刻的影响。余英时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。有一次我翻阅当年的一本读书笔记，赫然写着这样的话：